

希世之寶

侯怡利

世傳女仙吳彩鸞〈書唐韻〉析論

「希世之寶」是乾隆為吳彩鸞

〈書唐韻〉題字，這件冊頁裝的唐代韻書手抄本，是由傳說中唐文宗大和年間以抄寫《唐韻》營生的著名女仙吳彩鸞所書，不僅在古代音韻學研究上極具價值，書法上更展現唐人精妙的小楷書技藝，經研究復原最初之裝裱形式，是存世至為罕見的「龍鱗裝」，此種裝裱形式是中國古代書籍裝幀演進歷程中由「卷」而「冊」的重要里程碑，亦曾為北宋宣和內府所收，是以堪稱為「希世之寶」。

吳彩鸞與《唐韻》(圖一)

此件作品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為楷書紙本，冊頁裝，本幅共三十八幅，每

幅尺寸縱二七·二公分，橫

四四·六公分。此冊著錄於《石渠寶笈》，題為〈唐吳彩鸞書唐韻一冊〉，素牋烏絲闌本。吳彩鸞（約九世紀）唐文宗（八〇九—八四〇）大和時人，元王惲（一二二七—一三〇四）《玉堂嘉話》記：「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唐韻》一部，即鬻與市」，其事跡頗具神奇色彩，故《宣和書譜》稱之為「女仙」。北宋宣和內府曾收吳彩鸞楷書十三件，依內容皆題為〈唐韻〉，其中完整〈唐韻〉有六件，《宣和書譜》中盛讚吳彩鸞所書「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筆，當于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且云：「彩鸞以書唐韻名于時，至今斷紙餘墨人傳寶之」，可見吳彩鸞所抄〈唐韻〉，為歷來法書收藏者珍

視。

韻書的寫作始於魏晉南北朝，至隋代有陸法言（約七世紀初）作《切韻》於仁壽元年（六〇一），入唐後，高宗儀鳳二年（六七七）有長孫訥言為陸氏《切韻》作箋注，而中宗神龍年間（七〇五—七〇七）王仁昫針對《切韻》作《刊謬補缺切韻》，此外，尚有裴務齊為此正字，直到開元年間才有孫愐（約八世紀）增修《切韻》而作《唐韻》，唐代韻書發展才趨於完備，因此《雲谷雜記》中有一「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的說法。此本雖題為《刊謬補缺切韻》並序，然據前賢研究，其內容卻是由長孫訥言箋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與裴務齊正字本等韻書匯成的本子。此冊共分為五卷，



圖一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中一、二卷為平聲，後三卷依序為上、去、入三聲，前三卷有殘缺，四、五兩卷完整。除了王仁昫與長孫訥言的序文外，還有一段字樣。據王仁昫自序中有「所撰字樣音注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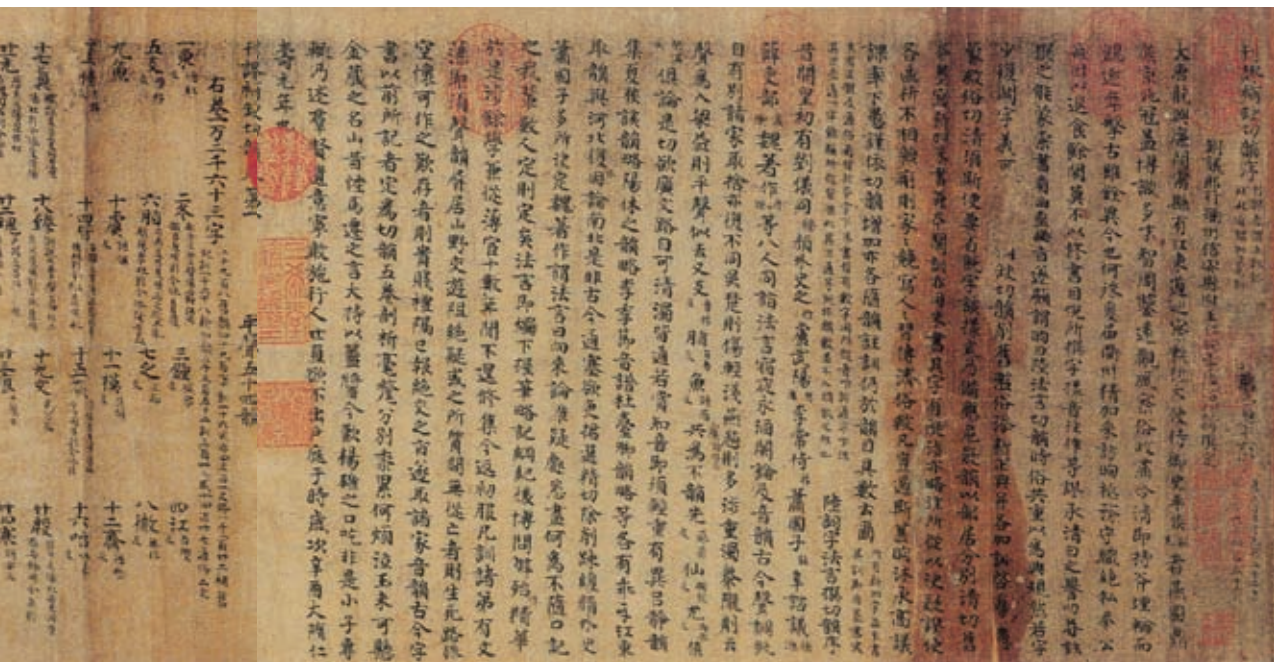
等」的內容，可知王仁昫曾撰《字樣》，此本序言後的字樣是否為王仁昫所撰？仍待進一步考證。此外，《石渠寶笈》中另有同樣題為《唐吳彩鸞書唐韻》的卷軸，現存於北京故宮，內容為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全本。（圖一）

王國維在《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一文中曾云：「唐人盛為詩賦，韻書當家置一部，故陸、孫二韻，當時寫本當以萬計……傳寫既多，故名稱部目不能盡同。」可見在唐代韻書傳抄之盛，名稱版本亦多，因此後人以「唐韻」作為唐代各類韻書的通稱。由於吳彩鸞所抄唐韻極有收藏價值，故唐蘭指出：「蓋唐宋以後，凡見韻書，即屬之彩鸞，為人珍玩，反得藉以保存」；因此同樣題為《唐吳彩鸞書唐韻》兩件書跡，可能是後代法書收藏者將唐人所抄韻書托名

為吳彩鸞書，正說明何以宣和內府所收歸於吳彩鸞書《唐韻》的作品多達十三件。

龍鱗裝的形制

此冊後幅有明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〇）萬曆十年（一五八二）跋文（以下稱為項跋本），第一幅與第三十八幅上鈐有北宋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政和」連珠璽、「御書」胡蘆印、「政和」印（倒鈐），南宋高宗（一一〇七—一一八七）「紹興」連珠小璽以及「乾卦」圓印，還有金章宗（一一六八—一二〇八）「廣元殿」印，這些宋、金二代收藏印記皆偽，再加上內容上有些許傳抄錯誤，因而被認為是後人仿本。事實上，所謂傳抄錯誤，最明顯為將「陸法言」寫成「陸言法」，然藉由放大圖版可以看到「法言」旁有「」符號，是抄寫者用以標明兩字順序互換。更重要的是，仔細觀察本幅上所留裝裱痕跡，可將之復原為「龍鱗裝」（或稱「魚鱗裝」）。如同北京故宮所藏傳世古籍中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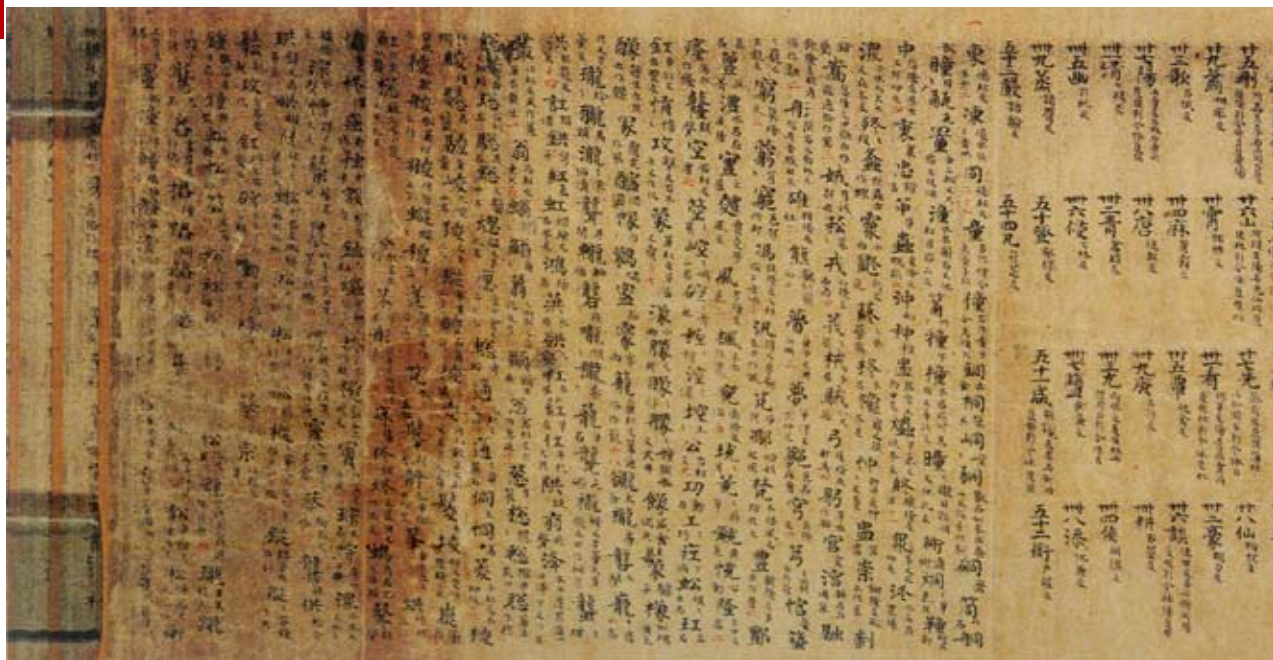


存「龍鱗裝」的〈唐吳彩鸞書唐韻〉（由於卷後有明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題記，故以下稱為宋跋本）。透過研究比對得知冊頁裝潢之項跋本的原貌為「龍鱗裝」，在古籍裝幀演進史上的重要性則可與宋跋本等量齊觀。藉由裝幀的復原，可以說明此本年代的下限，因此項跋本為仿本的疑慮，便可消弭。

關於唐代書籍之裝幀，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在《歸田錄》一書中曾云：「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邕《彩選》之類是也。」可見像「韻書」這類帶有工具書性質的書籍，為了方便檢索查閱，傳統卷軸的裝裱是無法因應快速檢閱的需求，基於實用性的考量，而改用「葉」的形式。因此在唐代出現以卷軸為主且兼具「葉」方便檢索功能的「龍鱗裝」，關於「龍鱗裝」之記載，最早見於《玉堂嘉話》：「吳彩鸞龍鱗楷韻……其冊共五十四

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天寶八載製。」前已有言，吳彩鸞傳為唐文宗大和時人，然王暉所見為天寶八載（七四九）所裝之楷書韻書，在年代上不相符合，此件應是托名吳彩鸞的「龍鱗裝」唐代韻書，據此可知至少在天寶年間已有「龍鱗裝」之裝裱形式，其中「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的特點正與宋跋本之裝幀吻合。關於此一裝裱方式，亦有稱為「旋風裝」，主要依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中記載吳彩鸞書唐韻：「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口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然敦煌遺書中，有另一種裝幀的卷軸，底紙較長，逐漸縮短，最後所有紙張固定於左端的木軸上，近來這種裝幀形式被認為才是旋風裝。由於張邦基的記載過於簡略，難以判斷究竟旋風裝是怎樣的裝幀，因此尚未有定論，故此處從王暉的說法以「龍鱗裝」稱之。

關於宋跋本的裝裱，馬衡於《凡將齋金石叢稿·書籍制度》曾清楚記載道：「其裝潢雖為卷子，而內涵散葉二十四



圖二 唐 吳彩鸞 書唐韻（宋跋本第一葉第二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尾端仍見龍鱗裝的形制

葉，蓋以兩紙裱成一葉，故兩面有字，其裝為卷子也，則以第一紙裱於卷內。自第二葉起，僅以葉之一端黏著卷上，以次錯疊，如魚鱗然。卷之則成卷軸，不見散葉之跡。」與圖版參看，更可明白其裝裱形式。

唐韻冊的裝裱復原

項跋本存世有三十八幅，以第五幅與第六幅開為例（圖五、六）細究其本幅可以發現，右幅右側與左幅左側約有一段寬約〇·五公分處紙色較淡，呈直線狀，事實上全冊本幅皆有此現象，再查看宋跋本，每頁左右均有寬度約〇·五公分的裱邊，因此項跋本現有紙色較淡的邊緣，極可能是裱邊拆除後的痕跡。更進一步觀察，第十三幅上緣在書寫編號位置有殘餘的反寫墨跡，最左邊有「冊九」再往右則為「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若與第九開的右幅上從「冊九」至「五十四」編號書寫的位置對照，可知第十三幅反寫的墨跡是從第十四幅所滲留，而第十四幅上也有

四處模糊的墨跡，位置亦與第十三幅上編號相同，可見原來的裝裱係「兩紙裱成一葉」，因而有墨跡滲透至背面，藉此更可證明，邊緣處紙色較淡的現象為重裝時裱邊拆除後的痕跡。

既然確定原來裝裱是「兩紙裱成一葉」，那麼可再與宋跋本比對，宋跋本第一葉是單面書寫直接裱於卷內，第一葉與第二葉相連，並由第二葉開始是將兩紙裱成一頁，之後每葉的右側皆等距且依序固定於卷上，換言之，可以翻閱查詢的始於第二葉，整卷展開時看到的正是第一、二葉，由於檢索翻閱的頻繁，所以第一葉右邊與第二葉左邊正面破損情況較層疊於下的其他葉都更為嚴重（圖一），同樣對照項跋本的第一幅與第二幅損傷情況與宋跋本相似，尤其第二幅左下角損壞最嚴重（圖三），正好是翻閱時最常觸摸的地方，原來與第二幅裱成同一葉的第三幅，也在同處有損傷，甚至連摺痕位置都相同（圖四），將其他各幅兩兩合一，摺痕也相符。再看宋跋本的第一葉右側



圖三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裱邊，而項跋本的第一幅右側下方有比較明顯整條紙色較淡的現象，因此第一幅原來應如同宋跋本是有裱邊，不僅如此，從其邊緣三方項元汴收藏印：「天籟閣」、「墨林山人」、「子孫世昌」，原本是沿邊蓋於裱邊上，裱邊拆除後僅殘留半印，可見此本與宋跋本相同原本在右側是有裱邊。

項跋本第一幅最前端記有「此後廿七葉」，在前引唐蘭〈刊謬補缺切韻跋〉一文，他曾說道：「（宋跋本）此書原本以兩紙合為一葉，故兩面均光滑也，書脊黏連又兩面書，均與西方書同，余頃為北京大學購得一經疏亦如此，故疑此類葉子亦仿於僧徒也。故宮舊藏項跋本王韻，原記為廿七葉，然今殘缺之餘猶得卅八葉，向以為疑，今乃得知原亦葉子兩面書，今揭開裝為冊頁，併所缺當得五十四開也，此種葉子裝當為書籍由卷變冊之始。」此段跋文是校刊宋跋本後的紀錄，唐蘭同樣將宋跋本與項跋本相互比較，對項跋本第一幅上「此後廿七葉」提出解釋，由於兩面書寫應

得五十四開，然本文前述以舊有裝裱的痕跡看，項跋本第一葉應是單面書寫，經由復原，最後一葉也是單面書寫，因此項跋本可能未如唐蘭所言當得五十四開，但就認定項跋本的冊頁是經揭裱後重裝的看法，與本文相同。唐氏稱此種裝裱為葉子裝，其所見此類裝裱除宋跋本外尚有一經疏，然無論名稱為何，「龍鱗裝」或「葉子裝」皆是書籍裝幀演進歷程中由「卷」而「冊」的重要里程碑。

流傳與遞藏

關於宋跋本，據卷末宋濂跋文，原有宋徽宗用泥金題籤且前後七印皆完備，更認為其「裝潢之精亦出於宣和內匠」，然此本曾於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重裝，因此徽宗題籤不存，印記也僅存四。反觀項跋本の後幅拖尾上除了項元汴跋文與諸家收藏印外（前已有言本冊上有宋、金二代多方收藏偽印），還有「政齋」連珠璽半印，「內府圖書之印」大印，兩印均為徽宗時所鈐，真偽印互存有相當參考



圖四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三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價值，且與宋跋本拖尾上所用印與位置均相同，「政蘇」印是蓋在拖尾與隔水黃絹的押縫上，因項跋本重裱時將黃絹隔水去除，現僅存拖尾紙上的「政蘇」半印。可知項跋本與宋跋本原來的裝裱形式相同，兩本或許如宋濂所記為北宋宣和內府重裝，因此皆有徽宗印記存留，可能為曾著錄於《宣和書譜》中吳彩鸞所書《唐韻》完整本六本的其中兩本。

項跋本現存鈐印，前幅頁上有梁清標（一六二〇—一六九一）「蕉林收藏」印，還有乾隆御題「希世之寶」與乾隆印三方，後幅托尾紙上有項氏諸印、「梁清標印」與「蕉林秘玩」兩印以及清代皇室收藏印，押縫上除了「政蘇」半印外，還有「項墨林父祕笈之印」與「子孫世昌」半印，可見項元汴鈐此兩印時尚有黃絹隔水，再由第一幅上項氏的三方半印可知，項元汴收藏時裱邊仍在，如今前幅上並無項氏收藏印，故推知重裝為冊頁的時間應在項元汴後，或於梁清標收藏之時。

關於本冊的收藏印，除

前述多方宋、金二代偽印，尚有被歸為南宋高宗吳皇后「賢志堂印」與「賢志主人」兩方印，同樣在《平安何如帖》上也鈐有這些印章，然顏真卿《祭姪文稿》所鈐「賢志堂印」與《唐韻》及《平安何如帖》之印文並不相同，將存世書畫上的「賢志堂印」比對後，大致可以歸納成兩類：一是《祭姪文稿》與楊凝式《夏熱帖》上之「賢志堂印」，此印右上有缺角，若以所鈐位置判斷，應不晚於元代；另一則是《平安何如帖》、《唐韻》以及顧愷之《女史箴圖》所鈐「賢志堂印」，並無右上缺角且印文粗糙，「賢」字的捺筆起筆是一短橫，這些作品皆有相同宋、金二代偽印多方，可見《唐韻》等作品所鈐應是包括「賢志堂印」的同一「組」偽印。

書風與年代

至於此本書寫年代，由於避諱的情況十分複雜，很難有一清楚判斷的時限，其中「世」、「民」兩字皆缺筆應是避太宗（五九九—六四九）



圖五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五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諱，高宗李治（六二八—六八三）的「治」字未避諱，入聲褐韻從「旦」之字皆作「旦」，應是避睿宗李旦（六六二—七一六）諱，但去聲翰韻「旦」字未有缺筆，此



圖七 唐 吳彩鸞 書唐韻 拖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外之韻中「疑」字下「語基反」的「基」字缺末筆應為玄宗（七一—七五六）諱，可是玄宗以降各帝均未避諱；此外去聲種韻「用」字寫成「用」，但反切時仍作「用」。若以避諱情況推論此本書寫年代，由於玄宗後各帝未見避諱，因此可能某部份是抄寫自玄宗時期的韻書，而「用」字的缺筆避諱是否抄寫人自身所需避諱？或者是五代後唐時期的人抄寫的是玄宗時本子，因此避後唐武帝李克用（八五五—九〇八）之名諱？從語音系統看，此本除了用反切外又用四聲表明其讀音，如御韻「疏」云：「所據反。書疏。又平聲」，這種方式始於唐文宗時期，在年代上要比前述玄宗時期來得更晚。

就書法而言，第一、二幅的序文中用筆講究，骨肉勻稱，結體方圓兼得頗為勁秀，此後則表現出盛唐以來楷書豐厚的樣貌，結字寬舒與筆劃厚實的特殊性皆是承襲自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全本字跡統一應是同一人所寫，整冊



圖六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六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參考文獻：

1. (唐)魏徵等撰，列傳第二十三〈陸爽傳〉，《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80)，卷五十八，頁1420。
2. (唐)林寶，《元和姓纂》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七，頁24-25。
3. (宋)歐陽修，《歸田錄》，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頁15。
4. (宋)《宣和書譜》卷五，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第二冊，頁18。
5.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三，頁16。
6. (宋)張湜，《雲谷雜記》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二，頁23。
7. (元)王禪，《玉堂嘉話》，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二，頁19-20。
8. 〈唐吳彩鸞書唐韻一冊〉，《景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御書房，頁821。
9. 王國維，《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定本觀堂集林上》(台北：世界書局，1961)，卷八，頁370-371。
10. 王耀庭，〈傳顧愷之《女史箴圖》畫外的幾個問題〉，《美術史研究集刊》，17期(2004.9)，頁1-51。
11. 杜偉生，〈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56。
12. 周祖謨，〈考釋五·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唐五代韻書集存下冊》(台北：學生書局，1994)，頁891-905。
13. 唐蘭，〈刊謬補缺切韻跋〉，附於(唐)王仁昉，《刊謬補缺切韻》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經部小學類，冊250，頁205。
14. 馬衡，〈書籍制度〉，《凡將齋金石叢稿》(台北：明文書局，1981)，卷七，頁274-275。
15. 葉鍵得，〈論《故宮本王仁昉刊謬補缺切韻》一書拼湊的真象〉，《北市師院語文學刊》，第1期(1994.5)，頁67-92。
16. 趙彥國，〈兩種傳世唐人抄本《刊謬補缺切韻》真偽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5年4期，頁19-23。
17.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台北：天津出版社，2002)，頁80-84。

墨韻極佳且顯得神采奕奕，流露唐代楷書工整精妙，是唐人抄書的精品。此外，大量使用俗字的現象，是晚唐五代時期書寫的一大特性，以避諱情形的紊亂加上語音系統的使

用以大量俗字的使用，此本書寫年代應在晚唐乃至五代時期。

作者原任職於本院書畫處